

爱历元年

王跃文——著



一部无比诚实的情爱
之书、命运之书和人
性之书，

多角度呈现了情爱世
界里欲望的冲撞、内
心的迷乱和人性中善
与美的升华。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爱历元年

王跃文
——著

				1	2	3
				七月廿六	七月廿七	七月廿八
4	5	6	7	8	9	教师节
七月廿九	七月三十	八月初一	八月初二	白露	八月初四	八月初五
11	12	13	14	15	16	17
八月初六	八月初七	八月初八	八月初九	八月初十	八月十一	八月十二
18	19	20	21	22	23	24
八月十三	八月十四	中秋节	八月十六	八月十七	秋分	八月十九
25	26	27	28	29	30	
八月二十	八月廿一	八月廿三	八月廿三	八月廿四	八月廿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历元年/王跃文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404-6573-5

I. ①爱…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9330号



爱历元年

王跃文 著

出版人: 刘清

选题策划: 龚煌景 (龚湘海)

责任编辑: 龚煌景 (龚湘海) 刘雪琳

版式设计: 周基东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 2014年9月第2次印刷

开本: 970 mm×670 mm 1/16

印张: 23.5

字数: 310,000

印数: 1-200,000

书号: ISBN 978-7-5404-6573-5

定价: 35.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孙离和喜子约定了两个人自己的年历，叫爱历。起初，他俩并不知道爱历纪元已经开始。那天早上，风把操场边的老樟树吹得沙沙地响，落地的树叶都翻卷到东南边的围墙脚下。孙离走进教室，同学们安静得出奇。他没有察觉出异样，低头整理着教案，漫不经心地喊道：“上课！”

“起立，敬礼！”班长是个女生，声音脆亮亮的。

孙离顿时眼睛直了！全班男生同时揭帽敬礼，一色的光头，青光闪闪！女生们都捂着嘴巴笑，男生们脸色严肃得像武士。

孙离僵了片刻，只当视而不见，说：“今天我们继续讲鲁迅先生的《祝福》。”

孙离平静地上完了课，拿着教案本走了。他第三节还有课要上，就坐在语文组办公室看书。不然他不会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的。他很烦学校死板的规定，没课也得守在办公室。

没多时，校长刘元明进来，说：“孙老师，你来我办公室。”

孙离猜到是什么事，跟着刘校长走。果然，刘校长进门就板了脸，说：

“孙离，你这个班主任是怎么当的？”

“我这班主任……嘿嘿……”孙离不知怎么说，微笑着摇头。

刘校长打火机啪啪地打了七八次，没有打出火来。刘元明是个烟鬼，越是生气越要抽烟。孙离掏出自己的打火机，给刘校长点了烟，说：“我知道你讲的是光头的事。”

“全班男同学都理了光头，你是当班主任的，第一节又是你的语文课，你怎么没有处理？”刘元明点燃了烟，猛地吸了一大口。

孙离说：“刘校长，我也始料未及，怎么处理？我给他们把头发栽上去？还是接上去？”

“你们班上情况最复杂，你这个班主任是有责任的！看看你班上那二十几个光头，就像牢里刚放出来的！”刘校长骂起人来长篇大论，孙离只得耐心听着。

“刘小明也理了光头，刘校长在家没有发现？”孙离笑笑。刘小明是刘校长的儿子，正是孙离班上的学生。老师们曾经开玩笑，说刘校长给儿子起名不动脑筋，自己叫刘元明，儿子就叫刘小明，孙子未必就叫刘小小明？

刘校长望了望窗外，没有答孙离的话。响起了广播体操的音乐，刘校长说：“你看看吧，马上就会全校轰动！你班上二十几个光头往操场一站，那是什么效果？事件，这是个事件！”

刘校长说着就要起身出门。孙离猜他是要去操场训人，就劝道：“刘校长，你信我一句，暂时不说什么。我知道你的脾气，你现在去无非是骂一通人，于事无补。”

“你说呢，那你说呢？”刘校长不出去了，站在窗口观望。果然，全校学生都围着孙离的班看西洋景，操场上一片混乱。体育老师吹了半天的哨子，才整顿好各班的队列。同学们做着广播体操，仍是朝孙离班上看，身子转过去了，头却转不过去。操场上的哄笑声，刘校长在办公室都听得见。他脸色发青，一直都在骂人。

广播体操散了，外班的男生追着光头摸。光头们都很得意，有的故意玩猫逗老鼠，有的挺着肚子站在操场上，摸着光头炫耀。女生们成了拉拉队，在操场上齐声喊：“和尚！和尚！”

刘校长骂到上课铃响，孙离才说：“马上要上课了，我先说几句吧。我班上男同学集体理光头，肯定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件。相反，应该反省的是学校。不准男生留长头，不准女生留辫子，男同学就用这种方法抗议。学生留什么发型，真这么重要吗？”

孙离朝刘校长笑笑，转身去教室了。刘校长笑不出来，眼珠红红地望着孙离的背影。他狠狠地吸着烟，呛得太阳穴上的青筋像蚯蚓。

孙离班上出尽风头，外班学生只要下课就跑来看稀奇。孙离今天没有回宿舍去，一直坐在办公室改作业。老师们也议论着他班上的光头，他笑而不语。喜子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她没有课都坐在办公室看书，不怎么爱说话。孙离平时不太坐班，他同喜子没有搭过几回腔。

放学的时候，孙离照例去开班会。他往讲台上一站，同学们又是出奇的安静。孙离这回察觉出了异样，原来刘校长坐在教室后面。

孙离笑了笑，说：“同学们，今天天空为什么如此灿烂？因为我们班上多了二十三个太阳。我看哪，二十三个光头都很帅。”

同学们哄堂大笑，胆子大的学生还偷偷回头，看看刘校长是什么脸色。刘校长架着二郎腿，双手抱胸木然坐着，他要看看孙离怎么收场。

孙离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行字：虽为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同学们，这是过去一家理发店的对联，一个非常好的广告。”孙离放下粉笔，拍拍手上的粉笔灰，“这个广告对联和我们男同学理光头没有关系。我是拿这个对联来打比方。你们理个光头，算不了什么大事，可以忽略不计，毫末而已；但是，你们玩的却是顶上功夫。为什么呢？”

孙离扫了男生们一眼，说：“有个成语，叫小题大做。这是个贬义词。不过，很多时候，小题其实是可以大做的。就说头发吧。古时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随便损伤。损伤了，就是不孝。这表面上是伦理，实质

上是政治。中国历史上，头发从来就是政治。我们知道到了清朝，男人必须把头上四周的头发剃光，顶上头发织成辮子吊在脑袋后面。不肯剃发的呢？砍头！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时候，头发就是最残酷的政治了。”

孙离转身又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堕马髻。

“同学们，头发有时候还是历史的风向标，观毫末而知兴衰。”孙离又转过身去，飞快地在黑板上画了个古代妇人的侧面像，“这个发型，就是堕马髻。”

孙离画得出这么好的速写画，同学们从未见识过，底下嘁嘁喳喳的。刘校长的表情也轻松些了，双手不再抱在胸前，二郎腿也放了下来。窗户上趴了些外班同学的脸，放学时间早到了。孙离过去开了门，又叫靠窗的同学打开窗户，说：“欢迎全校的同学都来听，我今天专门做一场关于头发的演讲。”

孙离走回讲台上，说：“东汉有位权势很大的大臣叫梁冀，他有个漂亮老婆叫孙寿。孙寿很漂亮，可我们今天的人看了未必以为漂亮。为什么呢？她喜欢梳这种头发往一边垂着的堕马髻，头发就像快要散落垂下的样子。为什么叫堕马髻呢？人就像刚从马上摔下来，头发散乱成这个样子嘛！据说这种发型就是孙寿发明的。她还喜欢把眉毛画得带着忧伤，叫愁眉。又爱把眼睛画成哭泣流泪的样子，叫啼妆。还没完，她笑的时候要装出牙痛的样子，叫龇齿笑。走路呢？腰要扭来扭去，就像站不稳的样子，叫折腰步。刚从马上摔下来嘛，腰肯定折伤了。”

同学们笑起来，听得很有趣味。孙离也笑笑，又说：“堕马髻就这么流行起来，妇女们争相效仿。那时候你走在外面看见女人，她们都像刚从马上摔下来。为什么这种病态的梳妆人们认为漂亮呢？因为时代有病了。东汉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就是汉桓帝时代，一步步走向衰落，最后灭亡了。堕马髻一直流行到魏晋南北朝，因为那都是乱世，都是不好的时代。”

孙离没有在意刘校长的表情，他只管自己继续讲下去：“同学们看看，这是哪个朝代的妇女发型？”孙离说罢，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古代妇女的头像。教室里传出轻轻的喝彩声。

“谁能告诉我，这是哪个朝代的妇女发型？”孙离把头偏成一个问号。

刘小明举手说：“孙老师，这是唐代的！”

“你答对了，小光头！”孙离朝刘小明竖了竖大拇指，不经意望了望教室后面的刘校长，“这就是大唐气象的发型，云髻雾鬟，对镜贴花黄。一个欣欣向荣的朝代，妇女的发型也是堂堂正正的。那时候的男人，不是高冠博带，羽扇纶巾，就是高头大马，仗剑飞驰。同学们记得历史书上李白的画像吗？丰颐直鼻，美髯若仙，一身飘逸的宫锦袍。盛唐时期的长安街上，肯定没有像刚从马上摔下来的女人。刚从马上摔下来，发髻都散乱了，还觉得很漂亮，不太奇怪了吗？”

同学们又是笑，调皮的女生把头发拢向一边，想做成堕马髻的样子。孙离又说：“但是，唐朝到了德宗时代，堕马髻又开始流行。巧的是唐朝历经了安史之乱，从这个时候开始也慢慢走向衰落崩溃。从此以后就是五代十国，天下大乱，堕马髻又风行于世。”

“孙老师，你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刘小明站起来提问。他坐下之后，回头望了望他爸爸。刘校长面无表情，就像没有看见儿子。

孙离朝他笑笑，说：“刘小明，你问得很好，但孙老师不会给你们讲大道理。我们班的男同学集体理光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开明的时代，头发同政治是没有关系的。时代不开明，头发才会变成政治。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十年前，我像你们一样，也是一个中学生。不，仔细想想，我那时比你们还小。你们现在是高中生，我那时候是初中生。当时，女生必须梳辫子。有一天，我班上两位女同学因为剪了短发，被班主任老师罚站批评，说她们是资产阶级小姐，是旧社会上海滩的交际花。两位女生受到羞辱，再也不敢来学校了，她俩从此就辍学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其实完全讲错了，旧中国剪短发的恰恰是进步青年，落后的

封建妇女才织辫子，梳髻子。”

一位女生又说：“孙老师，你不会这么容易就劝我们遵守学校纪律了吧？”

孙离这回没有笑，只说：“我没有这个预谋，我是在同你们讲故事。学校提倡男生理平头，女生剪短发，不是纪律要求，更不是政治要求，同时代气息也无关系。我们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这个时代是自由的，你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完全自由。老师只是希望从生活方便出发，建议男生留平头更卫生，女生剪短发更方便。你们学习任务紧，没有太多时间花在头发上。男生更应体谅老师的用心，你们有几个爱卫生的？你们都跟我一样，不爱勤洗头发！”

教室里又是笑声，场面似乎有些欢快。孙离突然感觉窗外有些异样，原来喜子也站在窗外听着。夕阳斜斜地从她后面照过来，喜子露在窗口的上半身就像镶着玫瑰色的边。孙离把目光从窗口收回，看见教室里也弥漫着薄薄的玫瑰色的光。

“孙老师没有给男同学带好头，我今天起天天洗头发。”孙离抓抓自己的头发，“你们知道为什么孙老师女朋友都找不到吗？不爱洗头发，女孩子嫌我脏！”孙离笑了笑，收拾了脸上的表情，很平淡的样子，“好，我的故事讲完了。关于头发，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也只是故事，一个小小的故事。”

教室里响起了鼓掌声，男同学开始丢帽子，女生望着身边的光头笑。孙离抬手往下压压，问：“同学们鼓了掌，是不是在表扬孙老师？”

“是的！”同学们齐声回答。

孙离笑了起来，说：“好！同学们上课回答问题都没有这么整齐过。我很高兴，谢谢你们。既然如此，也就是说同学们赞成孙老师讲的道理了。那么，我有个建议，明天起打算继续理光头的同学，不要戴帽子来上学。顶着光头出门，最多让人多看几眼嘛！你往人多的地方走，人家会赶快捂紧口袋。抱歉，人家把你当扒手，也没关系。打算不再理光头

的同学，明天戴帽子来上学。孙老师再申明一句，理光头不说明你们做错了事。你们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放学！”

孙离走出教室，喜子朝他笑笑就走了。喜子穿着蓝底白碎花连衣裙，走在长长的走廊里。同学们追追打打从她身边飞过，丝毫没有扰乱她从容轻快的步子。她的马尾辫高高梳在脑后，一甩一甩的就像跳舞的小女孩。

刘校长从教室后门出来，走到走廊上，说：“孙老师，你讲得好。看得出，你有些得意。”

孙离忙拱手道：“拜托，刘校长，你坐在下面压台，我哪里敢得意？”

刘校长四周看看，好像在找人，说：“那个家伙，我今天回去收拾他！昨晚他自习回来我睡下了，今天早上我起来他已走了。不知道他昨天什么时候去理了光头！居然还敢当着我的面提那样的问题，胆子越来越大了。”

孙离说：“刘校长，你不要再说小明什么，我刚才该说的话都说了。”

“孙离，你不打算查查是谁带的头？”刘校长给孙离递上一支烟。

孙离望着远处，缓缓地说：“刘校长，我刚才讲的我女同学的事，不是编故事，是真的。这种悲剧，我真不希望又在今天重演。头发，毫末之事！”

“好吧，先听你这样处理，看看情况怎么样吧。”刘校长要走的时候，又回头问，“孙离，你今天讲的这些掌故，都是有根有据的吗？”

孙离嘿嘿一笑，说：“我又不是学历史的！”

刘校长笑道：“孙老师，我今天见识了你的应急能力。你班上的光头事件，肯定会在同学们中间产生不良影响。你能不能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讲讲？”

孙离吐着嘴里的烟，摇摇头说：“刘校长，我建议这事到此为止。不当回事，它就不是事。”

孙离去食堂打饭，碰到喜子端着饭碗出来。喜子朝他浅浅地笑，轻声招呼：“孙老师！”

二

喜子名叫朱梅芳。初中的时候，一起疯的同学喊她朱朱、猪猪、蜘蛛。朱梅芳说她乡下，蜘蛛喊作喜子。同学们就喊她喜子。先是女同学喊，男同学也跟着喊。大学毕业，她回到县一中教书，同事们仍旧喊她喜子。

孙离梦想当作家，成天躲在宿舍写小说。最近，他写小说的时候，总感觉喜子就待在他身边看书。自从那天看见了教室窗口镶着玫瑰色光边的喜子，他就有了喜子坐在他身边的错觉。学校规定老师白天必须坐班，没课也得待在办公室傻坐。孙离不管那么多，下了课就跑回宿舍去了。刘校长很恼火，老找他的麻烦。孙离做个普通老师，也没多大麻烦叫人找。无非是有人提议孙离当年级组长，刘校长把脑袋都快摇脱了。

刘校长烟瘾大，做报告的瘾也大。他坐在主席台，一讲就是两个小时。刘校长嘴里浓烟滚滚，坐在后面的老师看不清他的脸。孙离开会喜欢坐在后面，看见刘校长每吐一口烟，他的脸就谢一次幕。刘校长的脸再出场时，烟又叼在嘴皮上了。他每次做完报告，都喜欢抬腕看看手表，露出满意的笑容。刘校长在台上讲话的时间越长，脸上就越放光。他是很得意自己口才的，常说自己做报告从来不用稿子，一张嘴就是两个小时。学校老师中间，刘校长只佩服孙离的口才。原来是那次光头事件，他听孙离讲了堕马髻的掌故。事情真没像他担心的那样可怕，那些小光头很快都变成小平头了。

孙离很烦当这个班主任，每天下课前都要开班会。他推不掉这个担子，勉强干着。他要是下午没课，就掐着时间从宿舍赶到教室去。自从光头事件以后，他会先到办公室坐坐，再去教室放学。喜子不是班主任，

她会在办公室坐到放学的时候，才去食堂吃饭。

喜子看见孙离了，朝他笑着点点头，又埋头做自己的事。要么看书，要么改作业。孙离发现喜子看书的时候，嘴角会掠过微微笑意。一个冬日的午后，喜子低着头看书，阳光从她身后窗口照进来，她的双耳成了透明的粉红色。孙离那天去得更早，他坐在喜子对面，望见她的双耳连同脸颊都是嫩红的。他想起光头事件那天，教室窗外站着的喜子，夕阳从她身后照过来，她就像镶了玫瑰色的光边。

自从那天看见了喜子嫩红的耳廓，孙离就开始邀她晚饭后散步。“孙老师，我要洗衣服，你先去啊。”“孙老师，我有好多作业要改呢。”喜子头几次说的都是这些话，后来就跟他出去了。

中学临着河，河堤上长着柳树。柳树很有些岁月了，棵棵都是盘根错节，就像从古人画谱上移下来的。夏秋柳条飘飞，景致自不必说；到了冬季，光溜溜的柳条上，或有寒鸦，或有麻雀，那般萧索也是叫人喜欢的。

家乡的传说中，柳树是有些凶险的树，年岁久了便有妖气。孙离听说过很多柳树精作怪的故事，说的都是有名有姓，哪年哪月哪家门前有棵柳树突然冒出一股青烟，不久那户人家就遭祸了。故事里的柳树精通常是美艳的女子，男人听着不免有些心旌飘摇。

孙离同喜子第一次散步，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他没有同她讲柳树精，而是听她抱怨命运不好。喜子说自己要是早几年毕业，怎么会分配到家乡的中学里来！她的学长们很多都在大学教书，分配得差的也在大城市的中学当老师。孙离说你早几年出生就好了，怎能怪毕业晚了呢？

孙离嘴里说得随意，心里却有些底气不足。他的中学时代，高中办到公社，初中办到大队。他是在公社中学上的高中，师资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地理老师拿教棍点着地图说：“这就是雄伟的阿尔鄯斯山！”

孙离脑袋蒙了，心想那个字不是卑吗？怎么读作鄙呢？学生毕竟是迷信老师的，他偷偷埋在抽屉里翻字典，发现老师真的读错了，应该是

阿尔卑斯山。原来卑鄙二字老师本来认得的，只是两个字拆开就不知道谁是谁了。孙离家乡方言，鄙字读作痞，同卑字读音相去甚远。

那一堂地理课，孙离听老师不停地读着阿尔痞斯山，感觉特别刺耳。多年之后，孙离早忘记那位地理老师都教了些什么，仅仅记得雄伟的阿尔痞斯山。当时大学本科、专科和中专同时招考，那一年公社中学的文科没有考上一个本科，也没有考上一个中专，只有孙离被本地师专录取了。

孙离当时并不知道，专科生也叫作大学生。去师专报到时，见校园里贴着标语：争做新时期的模范大学生。他将信将疑：难道我真是大学生？八年过去了，孙离同喜子一起散步，从她的话里似乎听出某些意思。喜子上的苍市师大是名牌大学，她对自己毕业晚了都十分惋惜，能看得起他这个专科生吗？

孙离从未为自己的学历自卑过，他总想自己上的若是好中学，说不定就考上北大了。他不能向喜子说这些话，那样简直太可笑了。他知道自己真的爱上了这个女孩，而喜子好像并不在意他。他心里没底，只是不停地约她散步。哪天喜子再也约不出来，可能就没戏了。

那个冬天，孙离成天想的就是一件事：她今天还会去散步吗？

放寒假的前一天黄昏，他俩又在河堤上闲逛着。突然，寒鸦呀地叫了一声，振翅飞走了。孙离回头看看喜子，感觉她就像个柳树精。

喜子见孙离的眼神怪怪的，问：“不认识呀？”

孙离指着一棵老柳树根的空洞，笑笑说：“好像你就是从那里钻出来的！”

喜子在孙离背上插了一拳，说：“好呀，你骂我是柳树精！”

孙离说：“哪里是骂你呀？我是夸你长得漂亮！《聊斋》里头的妖精我都喜欢，我怎么就遇不上呢？”

喜子瞟了他一眼，低头不再说话。那天晚上，孙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连夜从喜子门底下塞了进去。第二天，孙离不敢出门，蒙着头睡懒觉。

放寒假了，单身老师都回到父母身边去。那个寒假简直长得没完没了，孙离不知道喜子老家在哪里，好像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好不容易盼到开学，孙离早早地赶往学校。临近学校大门，感觉心脏在耳朵里跳。他怕碰上喜子！望见传达室老头，他竟忘了打招呼。老头望着他笑笑，他又发现这老头有些陌生，学校也有些陌生。

他贼一样溜进宿舍楼，见了谁都胸口怦怦跳。路过喜子门前，他头都不敢朝那边偏。他老远就掏出房间钥匙，到了门口却抖索着伸不进锁孔里去。一慌乱，钥匙“啪”地掉了。他低头去捡钥匙，无意间瞥见门底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孙离耳朵嗡地一响，难道喜子回信了？仔细一看，果然是个信封。喜子比他先到学校了？他试着拿钥匙去扒出信封，信封却长脚似的进去了。

他打开门，果然见着一个粉红的信封。封口是粘住的，信封正反面不见一字。他忙关了门，大白天的却嫌光线不好，跑到窗口去，哆嗦着拆开信封，果然是喜子的回信。信没有抬头，没有落款。短短的一页纸。孙离翻来覆去看了四五遍，看不出喜子的意思。她没有回绝，也没有答应。

这天黄昏，河堤上寒风凛冽，孙离拉了喜子的手。往回走的路上，喜子挽住了孙离的胳膊。

三

他俩刚在一起时，喜子说：“你一百年都抱着我睡，谁都不准背过身去。谁翻了身，就要挨处罚，洗衣服，拖地板。”

喜子嫌孙离衣服洗不干净，地板又并不脏，他夜里若翻过身了，白天就罚他背人。孙离就背着喜子，关在房间里转圈圈。孙离壮得像头大

棕熊，喜子一会儿趴在他背上，一会儿吊在他胸前。他背着喜子，抱着喜子，就像哄小孩子。

有天孙离背着喜子，说：“反正都是我错。你错不错都得洗衣拖地，我错了就得背人！”

喜子听了不依不饶，趴在他背上使劲捶打，骂他大男子主义，罚他整天背着。孙离哈哈大笑，说：“我整天背着你好了，天下哪有比背女人更好玩的事？”

喜子假作生气，说：“你占我的便宜了，我要下来！”

孙离把她从背上揽到胸前抱着，说：“今生今世，除了每年的二月三十号，我天天爱你！”

喜子听着脸都变了，问：“你把这一天留给谁了？”

孙离哈哈大笑，说：“你这个傻老婆！”

喜子还是没有明白过来，摇着他的肩膀问：“二月三十号是你什么特殊日子？留给谁了？快告诉我！”

孙离笑得很得意，说：“我的傻老婆，世上哪来的二月三十号？”

“你这个数学比我还差的人，居然拿数字来欺负我！”她骂了几句，脸贴在孙离胸口，深深地埋在里面，“你身上好臭！”

孙离问：“喜子，我俩什么时候开始好的？”

“没良心，你忘记了？”喜子隔着衣服咬孙离的胸脯。

孙离讲：“我是想确定一个准确日子。”

喜子抬起头问：“从我答应陪你散步那天开始，还是从你对我耍流氓那天开始呢？”

孙离笑着，说：“从我耍流氓那天开始吧。”

“三年前的九月十二日！”喜子记得很清楚。

孙离双手搭在喜子肩上，目光柔和得像晚霞，语气非常郑重，说：“我想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年历，叫爱历。我们的爱历元年从三年前算起，那年的九月十二日是爱历元年元月一日！”

喜子马上说：“不！这么庄严的事，就得重新考证！”

“重新考证？”孙离问。

喜子抱着孙离说：“那天，听你讲堕马髻那天，我就爱上你了！”

孙离双手端着喜子的脸，问：“我的好老婆，你说的是真的吗？”

喜子捶着孙离的胸脯，说：“真是不解风情！我就是那天开始注意你的，我想这个人还有点才气。”

孙离忙说：“喜子，我也是那天开始爱上你的。”

“你说假话！”喜子咬着嘴皮子笑。

孙离说：“我在讲台上讲男同学理光头的事，突然觉得窗外有些异样。我一看，原来你站在窗口。夕阳从你身后照过来，你身上就像镶了玫瑰色的边。我再看看教室，学生们都沐浴在玫瑰色的光中。”

喜子又把头埋进孙离的怀里，手在他背上抚摸着。孙离把喜子抱得更紧，说：“我夜里想着玫瑰色光边里的你，想象神话里说的仙女下凡，应该就是你那个样子。”

“那么，我们的爱历元年，还得往前推一年。”喜子说。

孙离吻着喜子，说：“我们的爱历元年，就从你像仙子降到我眼前算起。”

但是，他俩甜蜜了没多久，慢慢就开始吵架。大事也吵，小事也吵。喜子越来越讨厌这个小县城，肮脏的街道、难听的土话、奸诈的小贩、不学无术的同事、自高自大的校长，如此等等，都叫她难以忍受。

“我们都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样样看不惯如何活下去？看开些吧。”孙离劝她不要太在乎，喜子听了很不高兴。

家乡出产多种水果，街道上一年四季都撒满各种水果皮，踩着吱吱地响。喜子只要上街就皱着眉头，横眼望着那些随地丢垃圾的人。她要孙离别写小说了，好好儿进修文凭。没有过硬的文凭，哪里也别想去。这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喜子揪着耳朵督促，孙离勉强自修了本科。他的本科拿的也是苍市师大的文凭，毕业证上盖的是同一位校长的印章。